

童詩欣賞與美感教育

——側寫趙天儀

文／王鈺婷（國立成功大學 台灣文學研究所 文學博士） 攝影／覃子君

講題：童詩大觀園——童詩欣賞與美感教育

主講：趙天儀教授（靜宜大學 台灣文學系講座教授）

日期：2009年1月17日

地點：國立台灣文學館 2F文學體驗室



2009年國立台灣文學館推出「魔荳講堂——台灣兒童文學系列講座」，以每月一場講座的活動模式，力邀重要的臺灣兒童文學學者、作家、兒童教育工作者主講，呈現臺灣童詩、圖畫書、兒童戲劇、布袋戲、兒童哲學思考等多元主題，邀請家長、幼教師生，以及對兒童教育有興趣的民眾探索臺灣兒童文學的繽紛樣貌。

1月的講座，我們邀請靜宜大學趙天儀教授主講「童詩大觀園——童詩欣賞與美感教育」。本文試圖重回現場，帶領讀者進入趙天儀教授的童詩大觀園，領略如何在詩中表現生活美學，實踐美感教育。

一 詩創歷程與淵源

總是笑容可掬，一副童心未泯模樣的趙天儀，數十年如一日地秉持著一顆純真的心靈熱愛著文學，他在學術上的研究以哲學與美學為主，而後更跨足臺灣文學與兒童文學的研究，從容揮灑，以開闊的襟抱，展現一種通變自如的創新姿態，在創作與評論之中表現了心靈生活，亦成就了精神境界，構成了詩意的深刻蘊藉。

趙天儀對兒童文學的提倡，不遺餘力，「童心、愛心與詩心」三位一體結合的童詩，更令他著迷，一一盤據在他詩意盎然的文藝心靈之中，以想像力彌補現實中的不足，尋得生命初心的可貴與純粹。趙天儀從初中開始以詩開啟了創作之門，他回憶起唸台中一中初中二、三年級時，流連於公大圖書公司、中央書局、昌文書局，醉心於一卷卷詩冊，包括1930、1940年代中國女作家冰心詩集，以及印度詩人泰戈爾的詩集，可以想見詩句晶瑩清麗的冰心與泰戈爾，帶給了趙天儀年少心靈的雋永啟發。除此之外，台中一中圖書館與省立圖書館的豐富藏書，也讓他得以盡情涵泳書海，涵融東西方，閱讀遍及新詩、古詩、日文詩以及歐美詩。趙天儀打趣說這一段「看不懂的詩也要努力看懂」的青澀歲月，無意中開拓了他早慧而早熟的創作之路，在作文課上，老師以春天為題，少年趙天儀竟以詩代替作文來繳交作業，換得老師一頓痛罵，得到六十分的及格分數，也讓他首次質疑作文教學的制式化與沒有彈

性，而後他遇到一位從北大畢業的國文老師倪策，才讓他觸及到詩歌更內在的內容思想與深厚意蘊。趙天儀提到有一天上課遲到，進教室時恰好看到倪老師拿著作文簿批評他的作文，他趕緊向鄰座同學打聽，才知道老師批評他的作文浪漫唯美，猶如風花雪月，僅製造一些空洞、虛無的內涵，於是趙天儀下課後趕緊向老師請教，倪老師特別提到要他多讀哲學，並借給他一大堆大陸帶來的哲學書，倪老師帶領他發現哲學中深藏的內涵與現實人生的價值，從文學中放逐的奔騰情感，轉向知性與感性的辯證這一個重大的轉變，也讓趙天儀考大學時以臺大哲學系為第一志願，並且從哲學中獲得晶瑩的智慧，進而思索詩的內涵與價值所在。

高中時期的趙天儀曾為覃子豪《藍星詩刊》一百期寫稿，以「追兔的人」來自喻，比喻現今的自己猶如追著兩隻兔子，一隻是「詩」，一隻是「升學」，深受升學壓力之苦的自己不能只捉一隻，但是深怕兩隻都捉不到，而一事無成、懊悔萬分。此時趙天儀也經由覃子豪的引薦認識同校就讀的詩人白萩，當時白萩就讀高一，趙天儀就讀高三，每逢星期六下課，白萩就跑到趙天儀家門口喊他找他聊天，兩人從下午聊到晚上，談詩創作的過程，那些使靈魂震顫的詩，談情竇初開的愛情，也聊最近詩刊上刊登的詩作，以及臺北文壇發生的事情，大街小巷都有他們的足跡。這兩人無所不談，渾然相應，且和諧共鳴，當同是詩人的心靈猝然相遇時，透過交談所迸出的火花，也引領兩人走向萬般遐想的寬闊境界，這是趙天儀一再強調年少時與同好相互切磋的重要性。

而當趙天儀如願進入臺大哲學系就讀時，也開始投入哲學所展現的豐富蘊蓄之中，他原本想先暫時不寫詩，就在哲學領域好好地發展，當時他被人

教於該系的殷海光所深深吸引，而殷海光擅長的邏輯、科學哲學最令他嚮往。然而到了研究所階段，從美國留學歸來的傅偉勳老師一席話點醒了趙天儀，傅老師指出趙天儀並不是讀殷海光哲學路線的人才，也不適合羅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或是維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邏輯實證主義的研究，反而比較適合探討存在主義的哲學，而後趙天儀就回到原來的路，專心研究文學和哲學之間的美學領域。研究所時期的他回到探索美學的領域上，如同初戀一般的詩，總是隱隱約約縈迴纏繞的詩，也逐漸回到他的生命之中，趙天儀又找回遺落已久的創作，以詩來湧動心中浮沈擺盪的情緒，所以他總是說談別的主題必須預備知識系統與脈絡，而談詩不一樣，詩是自然的，他打趣地說：「我對於哲學沒有什麼意見，但是說到詩，我有很多話可以說。」

二 天生的詩人——兒童與童詩

趙天儀一再強調詩具有震撼人心感染的力量，而且是老少咸宜、大小通吃，尤其是憑藉直接靈感而產生的童詩，更能夠輕易地跨越人與人之間性別、年齡以及身分種種有形的框架與界限。純善至美的兒童文學，包括兒童詩、散文、少年小說以及圖畫書，而兒童詩與童詩最大的分野，在於童詩是大人寫給小孩閱讀的，而兒童詩是小朋友自己出自於純樸、自然的筆觸所寫的詩作。趙天儀回憶起早年曾在家鄉，教周遭的小朋友寫詩，自己也編寫好幾本教材，《笠》詩社成立之後，陳千武也十分關心兒童文學，擬定了兒童詩的徵詩辦法，當時趙天儀擔任編輯的工作，但是當時臺灣並未有兒童詩的創作風氣，正在擔

心稿源的出處，剛好屏東縣有一位國小老師黃基博寄來自己教授學生所創作的兒童詩，《笠》也特地闢了兒童詩的園地，不久之後《國語日報》也公開徵求兒童詩，洪健全文教基金會也舉辦少年小說和兒童詩的比賽，當時兒童文學的創作風氣剛開始萌發，煥發著無比的光與熱，熱熱鬧鬧了好一陣子。

雖說每一個兒童都是天生的詩人，擁有與萬物初遇的驚喜，心中也布列著繽紛活潑的情感意蘊，然而如何鼓勵兒童創作詩，並且培養他們寫出更具有「詩味」的作品呢？趙天儀分享自身的可貴經驗，有一次應太太的要求教導自己一對兒女寫詩，那時候女兒是小六生，兒子正好讀三年級，他先在家中擺放《唐詩三百首》、《千家詩》以及各式各樣的童詩選集，讓小孩可以自由自在地瀏覽這些書，也不馬上積極地去教小孩如何寫詩。有一天，他發現女兒在洪健全文教基金會的得獎作品上做記號，很多首詩作都在女兒大筆一揮之下打上了「×」，找女兒來問話，女兒說：「大人寫風景詩都在騙我們小孩子！」原來女兒發現大人寫的詩都寫側重於風景，風景是歌詠大宗，趙天儀指出小小年紀的女兒清楚地判別出兒童詩與童詩之間的分野，在日本稱大人所寫的為少年詩，每年都會出版一本全國性的少年詩選，但是這幾年來兒童詩和童詩之間的區分很少有人談，趙天儀舉出有一年初中考試時曾出過一個作文題目是「如果教室像電影院一樣」，但是題目一公佈，便引起大眾的謾罵，因為當時學校的教室沒有電腦或是多媒體設備，所以教室一點都不像電影院一樣，而這個作文題目顯然沒有考慮到小孩子的真實生活經驗；而後臺北聯招的作文題目曾以「臺北街頭」為題，臺北街頭茫茫人海，多數小朋友也不知道如何撰寫才好，趙天

儀說有一位小朋友只交出四行的短詩代替作文，他朗誦出詩句：「街有街頭，人有人頭。我站在臺北街頭，一看都是人頭。」這一首趣味橫生的詩作雖然不符合制式作文的要求，顯然在聯考作文不會拿到高分，卻是他心中的優選，趙天儀強調這首詩淺白流利的詩作，寫得十分真切，重要的是它表達出小孩的內心世界，是孕育於內心的詩，而能將一個孩子的內心世界全盤托出，在那個世界迴旋著真善美的光輝，與溫馨的童趣，所以這就成為童詩與兒童詩最大不同，這個不同在於童詩仍追求外在的視野，鋪寫季節遞嬗，風霜雲雨變幻的軌跡，單一視角，有流於千篇一律之嫌！不像兒童詩則透過兒童純真的雙眼，傳達出兒童真實的生活體驗，真摯至善，新鮮有趣，比大人的世界更有著純真的詩情。

三 永恆的原鄉： 回返詩性智慧

經歷臺大哲學系事件而離開臺大後，揮別這一場生命的激流與風雨，有十幾年的時間趙天儀選擇教小孩子寫作文和創作詩，生命選擇在這裡重新紮根與出發。非常注重兒童教育，也鼓勵孩子寫詩的趙天儀，認為臺灣普遍的現象是將作文教成升學的作文，他提到有一次作文課請假，補習班請了一位建中名師來教授，他回去批改猛然發現全班二十幾位同學寫得都一樣，將老師上課所講的一字不漏地抄下來，就成為集團抄襲式的作文，但是趙天儀主張要孩子去講自己的話，多保留兒童自己的語言，所以他舉例如果是「旅行」為題，他會先問孩子有沒有人有到國外旅行的經驗；其次再詢問孩子在國內遊覽的經歷，如果沒有上述旅行經驗的孩子，他會問他們有沒有到過外婆家等等，所以這樣下來



題目琳琅滿目，從迪士尼樂園、墾丁公園、日月潭到外婆家，每一個孩子在書寫中都分享自我獨一無二的旅行經驗。

趙天儀並不反對孩子寫作文，但是不贊成將作文教成升學的作文教學，他提到散文和作文的不同在於作文是習作，而散文是創作，散文是先創作後訂題目，訂題目對於散文創作來說，特別重要，也具有畫龍點睛的效果。他認為詩和散文並不是相對對立的文類，如同義大利美學家克羅齊（Benedetto Croce）說：「詩可以獨立於散文，散文卻不能獨立於詩。」在傳統的定義上，詩是韻文，和散文的結構定型是不同的，但是現在卻有人以散文來寫詩，雖然詩的語言來自於散文中駕馭文字的基礎訓練，但是趙天儀特別指出散文和詩同樣是文學創作的文類，卻有程度上的不同。他說有人比喻散文像散步，詩就像跳舞，而他則是認為散文是算數，詩則是代數，在變化中產生奇特的美學效果，他也妙喻如果散文是普通電壓，詩便是高電壓，他認為詩是充滿韻律的，它也是跳躍的，詩人必須發揮想像力讓文字躍動起來，所以現代詩的創作沒有固定的形式與因循的技法，有時是以韻律節奏來相銜接，在詩

中進行聲音的鎔鑄，有時是以意象來造型，自由變化，充滿實驗性與創造性。

趙天儀呼應陳千武的想法，他們都認為僅教兒童寫作文，兒童將成為傳達的機器人，而教兒童寫詩，兒童將會辛勤經營及思考，自由發揮其思考，並從中獲得高貴的情操與善美人格，而詩傳達美感教育的重要媒介，不重視知識的傳播，而是偏重於情感的表現，所以詩是人生的美學！他舉出多首兒童寫的詩，其中有一首〈心裏的話〉是這麼寫的：

心裏的話 臺中市忠孝國小一年級 吳青陽

我錯了
爸爸你也可以打我
罵我，都好
幹嘛，眼睛ㄉㄥ、得那麼大
讓我看了心裏多害怕
我錯了，爸爸你也有錯
你說我心中有一面ㄩ一ㄥ、子
我想動什麼壞主意
從ㄩ一ㄥ、子中，你都看得很清楚
我的心中那裏有ㄩ一ㄥ、子
根本沒有ㄩ一ㄥ、子
爸爸你一ㄥ、說有ㄩ一ㄥ、子，你也有錯！

這首詩非常有名，這位一年級的小朋友以自己的語言來坦率發言，深具童趣與詩質，展現勇敢與自由的兒童視角！趙天儀舉出義大利的美學家維柯（Giambattista Vico）的說法來加以佐證，維柯認為原始部落、古代人與兒童是最具有詩性智慧，而人們在知識不斷累積的過程中，使得自我的詩性智慧消失，趙天儀認為現在教育逼

小孩背誦許多垃圾知識，也讓小孩子最珍貴的詩性智慧都消失不見，這不僅抹煞了小孩子的創造性，也對小孩的成长造成阻礙，更讓小孩提早面對現實，而無法歡樂歌詠！

兒童詩對於趙天儀這樣的成人來說是藉以找回遺落的記憶，探索童年世界，幼時的記憶有聲有色，散布在詩中的每個角落。趙天儀回憶剛到靜宜大學教書時，學生都親切地喚他為趙爸爸，而今年歲漸長，更年輕的學子索性叫他為趙爺爺，他感性地提起日本童話浦島太郎的故事，當浦島太郎遊歷海龍宮歸來，眼見景物依舊，人事已非，浦島太郎打開不能開啟的鏡子一看，昔日紅顏少年已成為白髮蒼蒼的老者。趙天儀大學後離開臺中到臺北三十幾年，而後輾轉回到故鄉，像浦島太郎一樣經歷時間逝去的他，依舊相信詩是理想與想像，他比喻一生的歷程，從幼稚園到小學是詩，中學到大學是散文詩，而出社會謀職工作就成為了散文，從詩到散文，也就是從理想到現實的過程；如同兒童詩是小孩子想像的世界，而童詩是大人對於童年永遠的想像與思慕，趙天儀在大人所寫的童詩中特別舉出自己的一首詩〈在那遙遠的山邊〉：

在那遙遠的山邊

外公的果園

在那遙遠的山邊

有一條山澗

環繞著山崖奔流

朵朵的白雲

點在果園的青空

橘子樹低矮

芭蕉樹葉如扇地搖擺

紅紅的蜻蜓

撲飛在果園的周圍

空氣清新而芬芳

山風在溪流中吹縹了映影

赤裸的梧桐瘦挺

孤高的檳榔樹硬朗

鳳梨在地面匍匐

葡萄在架上蜿蜒地延伸

外公的果園

在那靜靜的山邊

有一條山澗

擁抱著巨石奔騰

詩中交錯重疊著外公果園的景象，故鄉蟄伏已久且牢固，像浦島太郎一樣驚訝於歲月流逝的趙天儀，心中的故鄉依然蠢蠢欲動，有著活躍的光與影，如同他一直追求的美學與詩藝。而趙天儀一再地告訴我們這樣淵雅幽美的永恆價值：在詩的創作過程中成就創造性的想像，在詩中表現生活美學，實踐美感教育，也與自我的心靈共舞，創造出美好的人生。☒

本文作者

王鈺婷

1977年冬季出生。成大中文系畢業，現為成大台灣文學所博士。研究領域為女性主義／性別文化、戰後女性文學、散文研究、五〇年代文學專題。

